

# 電影藝術論

文泉

## 第一節 電影藝術的初期

人類發明電影，乃是基於照像（攝影）、幻燈（放映）和非常主要的有關「活動洋畫」之原理的「視覺殘存」（Persistence of vision）等三種觀念不斷地聯想，實驗和結合的結果。因此有關攝影，放映，以及視覺機能的研究，均可謂電影初期胚胎細胞之一。

自從西曆紀元前三百年左右柏拉圖，在他著的理想國中幻想電影起，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國人威廉·喬治·賀納發明初期的活動洋畫玩具止，這一段漫長的時期，可謂電影的摸索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已經可以使繪製的人手舞足蹈，甚或用紙張牛皮，鏤刻人物，扮演故事，尤其我們東方人，在這電影未成形的初期，不但在放映技術上有所建樹，在藝術的領域，我們更有輝煌的成就。電影藝術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而我國還在漢朝，武帝即曾為影中人而悲感，宋朝更有人用牛皮雕刻忠奸人物，表演三國故事，一如講史書者之動人聽聞。可惜我們在科學技術上沒有更深的研究與發明，後來便對電影沒有什麼供獻了。

自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九四年的六十年代中，是電影由摸索而至完成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大家知道電影不僅僅是「繪製」人物的動像，進而是能「攝製」的人物動像，經過軟片的沖印、放映，以至於標準銀幕上「復現」人物動像為止，這一連串的過程，完成了電影的概念。電影就是這樣一種東西。電影在發明之初，的確替人類彌補了一項鉅大的缺憾；這便是所謂「紀錄事物」、「複製藝術」的功能。

過去，由於文字的記載，我們至今猶能讀到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歌德、易卜生等的劇作；由於音符的紀錄，使莫扎特、貝多芬、蕭邦、柴可夫斯基等的偉大樂章，至今照樣翻版演奏；由於雕刻，繪畫的各種材料的持久性能，使得達文西、米蓋朗基洛、拉斐爾等的繪畫，以及我國北魏的雕刻，隋、唐的壁畫，與古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建築等，猶供吾人今日欣賞，憑吊，但是，除了片紙殘章的紀錄外，誰又能聽到古希臘祭典劇的合唱，誰又能目睹過去的一切偉大劇作的成功演出呢？電影不但紀錄了大自然中一切風雲河山的變遷，萬物的運動與生死，且對藉及數人共同創造的動態藝術，不受時空的限制，獲得完美的保存。更且超越時空，複製傳播開去，在當時它本身尚未成爲一種獨立藝術之前，它紀錄了事物，複製了藝術，在科學上，在經濟上，它獲得了雙重的價值。正同歐洲電影藝術之父的法國人喬治密立司（George Mieses）向當時法國電影發明者劉米爾（Lumiere）之父購買營業權時遭到的責罵一樣：「年青人，這不是商品，這是科學上可以利用的東西，到了你們商人手裡，豈不要毀滅了」，雖然劉米爾父親這句話說錯了，但當時電影的功能，確實僅限於此。

愛迪生（Edison）在一八九四年於紐約放的電影，亦僅是一位紳士打噴嚏的動作而已。美國導演金維多（King Vidor）在他著的「A TREE IS A TREE」一書中記述他在家鄉德克薩斯州蓋爾佛斯頓（Alyveston）市與一位朋友羅埃克勞（Roy Clough）帶着他用雪茄煙盒子自製成的攝影機，拍攝海浪衝掉海水浴場房子的一段故事說：「某天，當狂風怒號中，我們携了這架攝影機，以及僅有的一百呎膠片，開始出發拍片。所謂怒號的狂風乃專指德克薩斯州南部的狂風，蓋城位於德州南端的一個小島上，當一九〇〇年九月八日，這種熱帶颶風曾經引起一場水災，全城二萬九千居民中有一萬以上的居民受到災害，於是地方政府會同聯邦政府在城的東部和南部沿海築了一道十六呎高的防水堤，堤外僅有建築是三間公用海水浴場的房舍。如果海潮漲到一九〇〇年那麼高，這三間房子將全被浪花捲去，現在時當九月，墨西哥灣的海水正在怒濤澎湃，我們選定了第一座房舍作為攝取的目標，當在工作進行中，風勢繼續加強，海濤繼續高漲，像一個被激怒的巨人，最後，海水竟把離水最近的第一座房舍沖倒，沖過防水堤，沖成碎片，接着第二座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可惜我們的攝影機一直對着第一座房子的方向，牢牢地用繩子縛着，來不及改變方向去攝取第二座房子被捲去的鏡頭。這時我們用來保護攝影機的一把雨傘被風刮得走了樣，我們唯一的心願是把這架機器連同已經攝得的若干膠片搶救回家，以免葬送到海水中，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電影攝影機的經驗」。雖然他那時離一八九四年發明電影之年已將近十年，美國各地都在成立影院放映法國由五百呎至二千呎的故事片「月球的旅行」，及由麥克斯林特（Maximilien）主演的許多喜劇片，和意大利攝製的「彭哈」（Ben Hur）等片，而金維多尚在攝製單純的自然動作。又兩年後（他約十八歲時）他自我介紹謂紐約「共通週報」（那時候的新聞電影片就叫做週報）任命他為德州的特約攝影師，擔任拍攝蓋爾佛斯頓市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集